

國防研究院叢書第七種

太平洋憲章

金永祚
朱光庭
譯

中華書局印行

PACIFIC CHARTER

by

Hallet Abend

太

平

洋

憲

章

朱金
光永
庭祚
譯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太平洋憲章 (全一冊)

• Pacific Charter

◎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Hallet Abend

譯者

金永祥
朱光庭

發行人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顧樹森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133316)(滬印)

太平洋憲章

目次

第一章	一個對於成見之申辯	一
第二章	須要一個和平的藍本	九
第三章	截去日本的爪牙	一九
第四章	中國與日本	二六
第五章	中國與其盟邦	三四
第六章	自由——必須獲得	四一
第七章	菲律賓	五〇
第八章	法國在東方	六〇
第九章	泰國人的泰國	六七

第十章	荷蘭人怎樣……	七四
第十一章	馬來亞的巨擘……	八〇
第十二章	反英的緬甸……	八六
第十三章	印度……	九〇
第十四章	澳大利亞怎樣……	九六
第十五章	紐西蘭展望……	一〇四
第十六章	水上堡壘……	一一〇
第十七章	儲留備用的松岡……	一二六
第十八章	賭徒近衛……	一三〇
第十九章	不能有軟性的和平……	一三七
第二十章	文字的烟霧……	一四一——一五三

太平洋憲章

第一章 一個對於成見之申辯

這是爲辯護所謂成見而發的一個坦白的申辯，字典告訴我們，成見可說是一種反感，就是在未得到證據或事實真像以前的一種不公平的判斷，它是由一種情感或想像或聯想所構成的，在原則上講，除非有一種相反的意见能明白地提出，成見常常是不懷好意的。

當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軍隊開始占領滿洲，轟炸非武裝的上海時，美國的百姓就開始對日本發生一種強烈的成見，他們自一九三三年來，對於希特勒及其作爲也懷有同樣的成見。這些成見都是一種不知其然而然的反感，這種反感就是對於德日罪行而發的一種本能的感覺所造成的。

然而，幾年來我們的政府與人民並沒有積實據與真相於門外，我們仍能聽取雙方一些令人作嘔的意見，結果對於日本主義與納粹主義的成見或者是敵視的預料都變成了（德日兩國）確定的信心，我們深信：這些成見是由於天性畏懼罪惡而形成的，因此現尚不能加以譴責，現在我們雖不能逕以此定德日之罪，但我們可以深信：當日本由中國手中奪取滿洲，我們即知其不合；而且當我們的政府宣佈不承認武力可以變更領土主權時，也曾得到議會與輿論的擁護；當希特勒裝德國，撕毀和約，我們也即知世界和平已受了威脅。

一十年來，我們會聽見日本對於他們政策的辯護，九年來，也曾領教過德國人的藉口，在這漫長之十年中，我們並沒有貿然加入戰爭的漩渦，而不去權衡證據與事實的是非。但是，近年來我們的預料與成見是愈來愈證明是事

實了，他們的策略與信心更堅強化了，終於德日二國向我們攻擊了，他們攻擊我們，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確定他們的罪名，是這樣牢不可破，不先毀滅我們，他們是決不能達到目的的。

根據事實的演變，現在我們敢相信，我們的預料更對了，我們對於全面勝利的信心，也就是基於我們這種對惡行所產生的反響，和所造成的成見——這種罪行非但危及我們的安全與生存，並且，也危及全世界各地男女的自由與身分。

本書是建立在成見上面，並且深信那些代表美國人民向侵略國家抗議而寫作的人，不應存有中立的企圖。本書對於希特勒或納粹及法西斯主義很少論及，因為作者本人並沒有在歐洲住過，即有所知，也不過是在假期旅行中，匆促而具有愉快的心緒中，略知其地的一個大概而已。故本書所論為遠東與東太平洋的一些問題，因為著者曾在東方住居十五年之久，此十五年中由於事實的報道，國際政策與野心之發展的觀察，並曾為採取亞東各國複雜的內幕而作過遠程的旅行，并非僅限於在中、日、菲等地居住時之所見而已。

自從德、日、義、三國放棄了和平與國際榮譽以來，美國一直對於他們懷有成見，如今幾乎舉國一致保證用我們的資源和我們的全部力量，努力來掃除那些侵略國所表現的罪惡。我們曾聲明過，日本帝國主義，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存在一天，這世界便不適於我們，乃至我們子孫所居住。

難道這些保證與宣言僅是一種宣傳與演說嗎？我們所說的又究竟意味着甚麼呢？假使我們是忠心於我們的宣言的話，那麼在今日各種可怕的企圖中，要在什麼情形之下始足為一種孤立心理而申辯呢？

當然，我們是有成見的，但是我們承認我們是應該如此，因為我們對於侵略者的策略與行動所預料的，這幾年來顯示得都有根據了。它使我們發生了一種心理，就是始而中國，繼而英國，法國以及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應戰都是值得的，現在我們已站在戰線上了，我們放棄一切一向以為公正無偏的懷疑，姑息與推諉，這正是時候了。當然我們是偏袒的，而且偏袒得很厲害，然而儘管偏袒，而我們遇到這麼大的罪行原應一決定後，就當不惜以全部生命作

孤注一擲，使這種罪行在世界上絕跡。

讀者讀到這裏，他似乎一定要想繼續讀到下面萬言的解釋與理論，他們也一心想要知道，什麼時候，為什麼我要首先對日本發生這種成見？以及有些什麼重要的事實造成了我對日本的預料是這樣的確定，以為美日戰爭是一定不可避免的嗎？

當我第一次到遠東，還遠在一九二六年時，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三一年，我對於日本人民一向是讚賞的，在這段時期中的中國，內戰的混亂，暴斂與殘酷却使我氣沮，且無從爲之申辯，而且我更發見中國有許多所謂具有蘇維埃精神的反帝國主義演說家的說謊，簡直令人討厭。

北平是我的家，也是我頭三年在遠東工作的大本營，在這許多年中，長江以北的幾省都在幾個暴臣統治之下，他們無恥地壓迫并奴役這些一無援助的百姓。而日本人統治下的南滿鐵路一帶，却仍維持着法律與秩序，與河北山東那樣困苦顛連而無政府的狀態恰恰相反，這實在值得讚美的。

日本人在滿洲有她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與帝俄戰爭中得來的，也有從與中國所訂的條約中得來的，還有些權利是由行賄與可羞的威脅中取得的，但是他們在滿洲仍遭受到不幸，中國人到處設法破壞，逃避種種對於日本人正當的或非正當的義務，現在這些已變成陳舊的故事了，這是一個雙方都不幸的故事，但是日本人終於被激而興問罪之師了。我們從前也遣潘興將軍帶一支龐大的軍隊去墨西哥，其激怒人民的程度遠遠低於日本人首次施於滿洲者，但是潘興的軍隊畢竟仍回到老家來，而且我們也并不像日本在滿洲一樣。在那裏設立傀儡政府。

一九三一年秋，及初冬之時，當這年九月十八日所謂滿洲事變之後，日本在滿洲的軍隊是勝利了，於是他們公開施行欺詐，無情，并不顧一切聲譽與誠信，這種勝利只是一種捏造事實而成功的事業，此固日本所特有而前無古人的。

對於一向贊賞而尊敬她的人，對於這種惡行實也難於置信的，我回憶這個衝突的經過很清楚，在一九三一年十

月間，我當時就覺得日本人雖然不時向華盛頓，倫敦，日內瓦等地宣佈，「一候秩序恢復，他們的軍隊即將撤退至原有鐵路地帶」，實際上他們并無意就這樣撤兵，還更進一步要占領整個滿洲。

終於爲世人所不齒的錦州事件發生了。

一九三一年的一個冬天，日軍不斷向南輸送軍隊，供應到中國本部與長城一帶，這件事情驚動了外國訪員，因爲大軍只行了二十分鐘，而這種第一等的軍事行動就很顯著地就開始了，它的目標就是北寧鐵路上近長城的一個小城——錦州。錦州是整個滿洲在中國政府行政與軍事統治下最後一個城市了，假使它淪陷於日本之手，天津，北平就會立刻受到威脅。

這個時候，我們國務卿史汀生馬上照會東京，這種軍事行動是要受到警告的，并且應馬上調回隊伍與軍輸，以免錦州被侵犯，而事實上東京官方也已通告政府，日本軍隊并不期望佔領錦州或接近長城。

從那時候起，我對於日本人任何宣言的信心已降低到冰點。我於是去看本莊繁大將，那時他是關東日軍司令，我要求他告訴我，什麼時候占領錦州，他笑笑，也并無否認的意思，却問我爲什麼要得到這消息，我解釋因爲我離開上海的家庭和工作機關已將近三年了，我要將我的職務清理一下，并想到上海度聖誕節。本莊繁大將并不回答我，一面命人去召見渡辺少校，他是司令部招待外國訪員的負責人，當這位少校進來，本莊繁給他下面一段命令。

「阿先生想去上海過聖誕節，占領錦州時也想回來，他要預先知道有充裕的時間回家一行。抄下他的地址，當時機成熟時，只須給他一個字的電報「來」就是了。」

這就是日本在亞州的軍事長官告訴美國新聞記者占領錦州的情形，但是東京却明明白白對美國政府宣佈過，日本是決不會挑釁的呀！

渡辺少校雖奉行命令，他也還嫌拙笨，十二月廿六那天，他打個電報給我「來」，我於是就去定好廿七號到大

連的船，預計廿九號可以抵大連，不料事隔五個鐘頭，又來一電報「稍緩」，廿九日復來第三個電報「速來」，我很急促地去了。但是直到正月一日還不能抵大連，其時相隔大連數百里之遙的錦州却在一九三二年的元旦被日軍佔領了。

同月廿八日在上海，我對於日本人的善感又遭受更進一步的挫折。

一月廿五日我復離開滿洲新大陸回到中國最大海港，其時上海已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中，日本人提出要求，維持地方秩序與安全，並停止抗日運動及中國的備戰。

廿八日下午，我與鹽澤大將在他的旗艦上飲鷄尾酒，他毫不掩飾地告訴我，今晚十一點鐘日本陸戰隊要占領華界，即所謂「閘北」，我當即問什麼理由，我更提醒他，今天下午中國當局已經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並且已簽字同意日本提出的條件了，上將答稱，中國的警察已開風退出閘北，那裏有六千日僑，日本的陸戰隊不得不開進去維持秩序，當我一上岸，我就立刻以電話通知美國總領事克銀漢。

「阿本德，也許你弄錯了，」他反對，「請你不要把這種驚人的消息打電回美國去，因為日本的總領事在前半個鐘點以前還告訴我，這嚴重的局面已結束了，現在中國方面已完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但是鹽澤的陸戰隊果然於這天晚上十一點鐘開進閘北，中國軍隊也究竟按着他們應做的，完全在他們權力範圍以內應做的，奮起抵抗。這場戰爭一直延長到三月裏，犧牲了中日雙方幾近三萬伍仟名軍隊。

這事件固然使我「反日」的成見加重了，但是為什麼呢？

當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開始進攻華北的企圖益為明朗化時，日本的政策與手段使這種成見更加被證實為日本既定的政策了。這次的攻擊是一個冷酷的陰謀，對於任何糾紛也沒有設計去補救，就這樣單純的決定下來，因為中國的統一力量發展這樣地好而快，使日本人不能再久待了，她覺得，如果她再不開始閃擊，將被迫而放棄統治東亞的企圖了。他錯估了中國的力量，而等待得又這麼長久，這事實也就是現在中日戰爭的原由。

特別是這些事情，再加上其他許多相似的情形，把一向對日友善的我改變爲批評他們的人了，後來更變成一個責罪她的人了。我的批評與判斷激怒了日本人使用報復的手段，他們遣流氓來搜索我的公寓，打我踢我，并偷去我的文件，後來他們更圖暗殺我，終於我是被趕出我的家以及那曾任過工作將近十五年的地方了。

這不是因認爲我是反日份子，所以這樣對付我個人。我最初的成見倒是同情他們。這是他們併吞東亞大陸的階段，第一步先使人發生一種反成見，然後再進一步，造成了罪惡的事實，我這種罪行的報告文字就使日本人更仇恨我了。

這種事實一定使美國人感到震驚的，這些美國人他們沒有去過遠東，未翻過地圖，也沒有到過日本人占領的廣大地域，更沒有計算過日本人占領了多少方哩的地域，以及在他們統治及拓營下究有多少人口等統計數字。當然這對於任何一個曾在遠東住過十五年的人是更會覺得驚駭，因爲他已深知日本統治的地方的情形，一如從小孩時他就知道家鄉的情形一樣。

遠在北方的哈爾濱，冬天的日子很短，水銀柱總在零度以下四十度。新加坡幾乎就在赤道上面，那裏的氣候四季一樣，一年之中日夜的長短也沒有什麼分別。哈爾濱與那凍結的松花江與其兩岸積雪，終年閃爍於北極光下。新加坡有藍的海與考爾夫球場，在那裏游閒的人仍可以在任何獸蹄踐踏下過着自由的生活。

瀋陽與其他的滿洲城市，那裏只有日本的女人穿着很好的皮裘，漂亮的絲織品，而中國的婦人却在襤褸的破襖中發抖。北平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但駐有近十萬的日本軍隊，那裏有一條幽靜的馬路，兩旁小酒店裝起眩目的氣燈（霓虹燈），在那紅光照耀下，酒醉的日本軍人時常演出踢打中國百姓與苦力的一幕。

沙面那裏整天可以聽見榕樹底下鴿子咕咕的叫聲。香港這山城的晚上仍很光亮燦爛，黑水的港灣中也依舊反映出秀麗的面目。馬尼刺，那個曾以自治教育得到偉大成就的地方，如今已是萎靡殘敗得不成樣子了。因爲那陰謀而可痛恨的市長已遙向隔港的敵人屈伏了。

上海、廣東、巴塔維亞、仰光、檳榔嶼、巴里、河內，以及青島這些地方我了解得很清楚，我親眼看見過敵人轟炸，投彈，而且日本的侵略者更給它帶來了疾病，飢餓與失望。

我對於日本的成見，并不是因為這次日軍偷襲的時候，英美僑胞遭受了被逐與逃難的恥辱，我的成見却產生於我目睹日本人如何壓迫在她所統治下的高麗，滿洲及中國人民的情形。當然，她對於菲律賓，馬來，以及爪哇的人民也不一樣會很客氣的。時間減輕了那在數千萬被屠殺者中漏網出來的人的怨恨，被毀的城市也可以重新建立起來，但是當在日本統治下，壓榨其所征服的人民時（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教育與自由都被摧殘了，侵略者的鞭子更不斷地抽擊着那些不願屈伏於妄自尊大的日本人之下的人民。

日本主義這一罪行爲什麼最後還要向美國挑釁？這是一件使人不了解的事，或者是可以這麼解釋，我們的成見不見得便會被和平的說教所緩和的。

在五年多的戰爭中，中國犧牲了一百五十萬軍隊，如今美國的士兵也同樣遭受這種死亡的情形，在滿洲的戰場上一個淒慘的冬天，我曾看見許多未埋葬的中國人的死屍，一任它暴露讓犬狼爭噬，骨如山積。

一九三七年夏，我曾在天津看見日軍以鐮尖之鉤和槍尖把光身的中國兵整百的推翻到河裏去。死屍先是沈下去，後又浮上來，隨着漲潮漂流數哩之遙，復隨着洪水氾濫再漂到都市裏來，在六月的大熱天，這種情形竟延續了好幾天。

在上海同年八九月間，燒死屍的煙，竟被風吹到公共租界，日夜不絕，氣味令人欲嘔。

馬尼刺，香港以及其他遠東熱帶的地方，因爲天熱與濕氣的關係，死人必須在廿四小時內安埋，但是日本人却不把我們的士兵，海員以及死在巴塔納的陸戰隊埋葬。

在上海我曾看見一個炸彈殺死六百個人，四百多人受傷，或成殘廢，一個七百五十磅的炸彈，落在熱鬧的街上，一切生命行動都似乎停止了三四分鐘之久，但見飛砂走石，漫天煙塵，偶爾還夾有碎石崩潰的聲音，空氣中充

滿着血腥與噙人的氣味，當一切歸於靜寂後，始聽見受傷人的呻吟與慘叫，他們且手足掙扎着漫無目的亂爬，然後才聽見救火機，救護車尖銳的號笛聲。生命是再世的了。

對於這些事我是反感的，我深恨那以侵略與殺人爲榮譽的國家，我認爲他們必須再受榮譽與禮尚的教育，使其尊重弱小民族的權利。

我再爲辯護所謂成見而作一次申訴。我鼓勵美國人民永遠維持這種對日本帝國主義、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成見，我鼓勵他們要具有殲除惡魔於世界之外的決心。

第二章 須要一個和平的藍本

以敵人自居者已向美國攻擊，而將我們迫入了全面戰爭。我們的政府曾經宣佈過，我們的總統也曾再三申明，我們參加此次戰爭一定要得到全部的勝利。勝利雖是這麼遠，但是却十分可靠。

我們得到全部勝利後，我們怎樣呢？我們是不是要將我們爲什麼而戰的一些事實詳細列出呢？我們是不是仍希望這一次和會仍像凡爾賽會議一樣被一些陰謀，欺詐，自私，一知半解的空論所操縱，并爲了私慾而使用壓力呢？我們又爲什麼要進行全面戰爭，并且除非全面和平一定堅持要得到最後勝利呢？現在我們是受其他三十個國家所委託而抵抗納粹，日本與法西斯主義的。我們應該把這些問題交給我們自己，我們爲了擁護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原則而戰的三十二國，不但要使敵人，并且要使世界上各處被壓迫的民衆，以及少數剩餘的中立國，都要明瞭這次全部勝利得到後，究竟計劃怎樣一個世界。

，以我們現在所知道，那些由訂約或交換而締結成的和平，也許結果可使人類的文化消滅。動人的原則原理，如今已不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時一樣可以滿足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們熱心於歐洲各民族自決的想像，然而結果呢？都是互相默認那數百萬人在仍在那未收回的地方遭受到壓迫。

廿五年以前，我們開始參加那一個偉大的鬥爭，原想爲民主政治造成一個安全的世界，而且也想打勝這一個『可以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戰爭是我們勝了，但是十二年來民主政治與生活的民主化仍無立足之地。代替了以戰止戰的勝利，鬥爭仍繼續了鬥爭，侵略性也便越擴大，現在我們又在從事戰爭了。——這個戰爭是這麼可怕，若以一九一四——一八八大戰的生命財產的犧牲來比較，真是微乎其微。

三十二個聯合國所以有這種合作的態度與努力，是因爲大家都一致認爲日本、德國、與意大利的人民都是擁護

他們仇視人，自由的領袖與政策，這種領袖我們必要懲罰他，這種政策也必要消滅它，然後我們才可以談到我們的計劃。

一九一八年德皇威廉棄后倉皇走荷蘭，王公大臣之放棄了他們的王宮及城市者這麼多而且逃得這麼快，其程度使得另一些規模較小的「逃避」只值得在報上登上四五行消息。這次戰爭中當我們得到了全部的勝利後，我們的代表對於聯合國勝利的真正意義應包含些什麼，這問題在作無謂的論價與爭論時，是不是又會一任那些納粹，日本，法西斯的領袖們潛逃到安全的中立國裏去呢？

我們并不渴望四強再有如凡爾賽和會這種組織，卅三個聯合國的人民也并不甘願忍受迄今尚未知的剝削與困難，而將未來遠大的計劃一任幾個漂亮的紳仕自私自利，坐議爭價，來決定怎樣分配贓物，或再重建帝國主義或再建獨佔權利。因為這種制度只足以造成未來更可怕的戰爭。

對於和平的工作應立即從藍本上着手。聯合國應儘其所能來解釋他們為什麼而戰，這種藍本在某些細節上并無須如造一所房子的藍本那樣地精確，房主、建築師、承造商都知道這種藍本在工作進行時是常常要變動的——如應在這裏隔一道牆，在那裏新開一個窗子。

但是聯合國迄今尚未決定這圖樣的尺寸，類如究竟要基礎多少深，牆要多少厚多少堅固等等。決定了這種基本的問題，而公之於世人，實可使戰爭少拖延些時候。若這建築的藍本有變動，就將使戰爭久延，使有些新國家對於加入那一邊有所躊躇，或使各地會發生一種因地方情況與需要的變動而有衝突。

對於和平條件的建議而有異見，這會使我們的敵人，得以重整旗鼓，與背城借一的決心來延長這次戰爭，不過這很容易克服的，因為日本，納粹與法西斯的領袖都很明白，他們不是全盤勝利，就是全盤失敗，所以他們仍將繼續戰爭，只要他們的百姓能支撐他們多久就戰到多久。

總之，沒有什麼比經過倫敦同意的白宮宣言能更刺激軸心國領袖，使其劇烈支撐這個戰爭。因為這宣言中聲明

於聯合國戰勝後怎樣審問并懲處他們對引起戰禍所應得的罪。

假定和平條件中重要決定的坦白宣佈，能說服那些支撐敵國魁首的武裝人民。那麼無疑的，這和平宣言——假定它是很好——不但足使我們被侵略國的盟友感到欣慰，并足以鼓勵從事於游擊或以怠工削弱敵人的那些淪陷區人民。

那些現尚遭受日本虐待的人民，對於日本敗後，他們的命運究竟怎樣的一點，並沒有明確的意識着，所以他們到如今并未有傾向我們的趨勢，這種對於幾萬萬亞洲人民的疏忽，實為一個不容輕視的弱點，足以表明聯合國間缺乏一致的嚴重性。

以中國，朝鮮，滿洲來說。中國在第一次大戰時也是我們的盟國，但是凡爾賽和約却欺騙了她，反而給日本在山東得到一根據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朝鮮人民以為『民族自決』是允許他們可以脫離日本的羈絆而自由，然而他們結果是失望而知已受騙了。所以對現在的朝鮮也應確實允許以自由與真正的自治才對。

對於中國也必須保證，償還其過去五十年中見奪於日本人的權利。

滿洲也應答應她不再遭受日本人的虐待。

約有二千四百萬朝鮮人，三千五百萬滿洲人，一萬萬二千萬名中國淪陷區的人民。假使這幾近一萬萬八千萬的人民知道聯合國勝利將怎樣使他們得到自由與安全的話，那麼他們可能很快的幫助我們牽制了三四個日軍師團的占領區。

東京政府現已統治着四萬萬的人民，下表細列者，是一個未證實的數字。

日本本土
朝鮮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佔領地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菲律賓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台灣及其他小島	五、〇〇〇、〇〇〇
法領印度支那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泰國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馬來半島	五、〇〇〇、〇〇〇
緬甸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荷屬東印度羣島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共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對菲律賓不僅許以恢復自由，而且許以獨立，對中國也已許以公平待遇——不過并未予以特殊的待遇而已。至於滿洲人、朝鮮人、台灣人、東浦塞人與安南人、泰國人、馬來亞人、緬甸人，以及幾百萬東印度羣島人都尚未明知聯合國勝利後他們將怎樣？這是應該告訴他們的。

就是七千萬的日本人，也應該告訴他們將來的命運是怎樣。他們恐懼失敗會帶來貧困、饑餓、壓迫、毀壞、與復仇性的條件？這也似應先明白宣佈的。

日本維持北自北極圈南至赤道以南東印度這樣大的一塊領土，自然無不在緊張中。約有一萬萬九千五百萬人民在中國佔領區，朝鮮，滿洲與菲律賓，他們都渴望聯合國擊敗日本後多少有點自由，但是另一萬萬三千五百萬東印度，馬來，緬甸，泰國，印度支那與台灣的人民，他們只有大西洋憲章會承認他們有選擇其自己政府之權利，但並沒有甚麼保證。至於日本人民，他們并不希望怎樣，只怕一旦他們現在所予人的凌辱被擊敗後，將遭受怎樣的恥辱。